

二
知
軒
文
存

二知軒文存卷二十四

定遠方濬頤子箴

書陳提督充保正事

陳某合肥人逸其名芷春三弟告予曰曩在友人處座客甚眾有一客繼至衣便服貌修偉入則昂然上坐談往日在楊宮保岳斌營中軍事甚悉顧盼自豪睥睨一切座客但唯唯而已言已徑去予心訝之有客笑而言曰君不識其人乎此卽所謂保正提督也予異其稱謂何不類若是客曰提督爲陳氏子入賊中以戰功封至僞王與官軍戰敗績則幡然投

誠反正乞免死大帥憐之命充步卒又以戰功得把總職提督遂奮勉行間衝鋒陷銳大帥嘉之每戰必以上聞遷擢不次固儼然爲提督矣會寇平撤師提督歸無所事事鄰人不以爲提督也咸輕之提督奮然思有以持門戶嚇鄉里也因易名投充合肥西鄉三十里外某村之保正舊保正某力弱弗敢與提督爭此固同治六七年間事也提督充保正兩年餘強梁武斷自以爲提督若忘其爲保正也者令君惡之適有不法事亟除其名提督於是不爲保正而仍爲提督矣予聞之曰若提督者能曲能伸變化莫測亦異人也惜吾不得

見之

書麻城彭氏六世同居事

予曩聞涇陽張氏十三世同居今又逾三十年不知尙能同居否張氏之官於外者不得有私財歸家必罄其囊橐以入諸公法至嚴也以故久仕不歸者在在有之其畏歸也其必不能同居也芷春告予曰同治間在光州遇市穀者彭氏子年四十餘絕謹愿因與之交詢其籍爲麻城詢其家則已六世同居已心頗異之迨七年以事過麻城偶憶彭氏子問諸居停主人主人曰彭氏居於鄉其祖年近百齡尙強健一家

男婦老稚凡三百餘人日兩餐男與男同食女與女同食子若而人孫若而人曾孫若而人元孫雲孫又若而人有列膠庠爲士者有耕畎畝爲農者有習一技執一業爲工與商者四民皆備而獨無官渾渾爾噩噩爾一門之內和氣盎然其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者歲有所入獻於其祖擇其子若孫之賢者兩人司會計焉有公財無私蓄數十年來彭氏之鄰不聞其家弟兄詬誶不見其室姑婦勃谿也吾麻城人皆知之問其上於朝否主人曰未也予曰如子說彭氏爲士爲農爲工商而獨不爲官宜乎其能六世同居也以予卜之將不

止於六世或幾幾乎與張氏媲美也耶吳禮園曰江右范氏十一世同居蓋亦無爲官者

書甘泉獄

甘泉方遠猷捐從九品職兄遠謨姊二適周適焦皆嫠也與遠謨遠猷同居遠猷娶妻左氏父厚成早卒母李氏弟榮海爲父妾莊氏所出遠猷與左氏母家對河而居遠猷初娶左氏生一女名三福伉儷故甚篤嗣以無子復納妾王氏夫妻因之反目時有詬誶之聲同治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向夕三福呼母不見而啼家人爭覓左氏適遠猷自外至聞之大驚

率其僕詣左氏母家則云未歸索諸河干蹤跡杳然李氏遂以其女生死不明訟於官遠猷則訴妻弟榮海之戚誘逃於是道路洶洶謂妾毆妻致死支解其尸納諸箱中舁而瘞諸野李氏又控遠猷匿諸後院邑令李某按治之皆不得李王氏者傭於遠猷之家告令曰六月朔左以細故責女遠猷庇女掌其妻者再左恚而日泣於室至二十三日向夕夫妻復口角女哭於旁氏聞聲往視則見遠猷偕王氏摔左踣於地周嫠婦命氏取繩索旋命氏入市市燭及歸而失左氏是夕佃者管某舁箱出門令以其言與道路傳聞之詞相合也拘

周養與管佃訊之堅不承詰遠猷暨王氏則以畏左母來攫取故寄箱於外責其何以殺左氏皆曰寃哉左氏實逃也李氏復控於府太守孫某親鞫之李王氏遽翻供越兩月沒於羈所太守不得已限遠猷尋訪左氏錄兩造供詞先報於上官巡撫郭公以疑竇多端舉袁簡齋書麻城獄爲戒而兩造控遂不已禡遠猷職案懸莫結者數載十一年冬遠猷復上控於巡撫張公檄按察使委劉令某往治其獄劉令抵揚州訪於街衢僉云遠猷曩爲董事不滿於人口其妻實已死矣至其室則兄遠謨暨適焦之姊均死嫂唐氏姪光斗仍與遠

猷同居劉令訊光斗曰曩聞人言嬖死於叔之手詢其繼母唐氏則曰天乎兒彼時甫九齡童慙罔知識烏得憑人言以誣叔乎因窮詰遠猷榜掠備至歷數晝夜不得供乃仿康熙時邑令王植治粵東新會六歲兒被殺獄禱於城隍廟商之太守英君式梁太守曰可遂於神堂之後書左氏生年月日置於案上命遠猷踞其下二役守之禁不得眠如是者三夜遠猷困不能支使役衣女衣僞爲左氏披髮瞪目來撲遠猷遠猷驟覩之駭甚旣而曰我心無虧何畏鬼物且微哂曰官長用心良苦矣先是禱神之夕官命左母挈子榮海伺於西

廂目擊情狀始有悔心乞罷訟覓女太守率劉令白諸巡撫
公如所請銷案而人言猶未息也遠猷得釋歸家倩人徧訪
左氏迄無蹤跡如是者復二年光緒初元二月中旬訪者於
丁家灣偵得左氏潛告遠猷闖然入室見其妻鳴諸官英太
守檄甘泉馮令拘之嚴訊左氏詭稱十年前爲夫毆甚苦逃
往郭外投河幾死遇船戶救之得生往下河一帶傭工覓食
有張洪者亦爲人僕遂嫁之生一子一女當左被獲之時洪
卽遁去遠猷曰是曾爲伊兄之僕云再訊左氏始云與洪私
而有妊故不得不潛遁也予聞其事語太守曰此獄遷延十

年之久幸不惑於人言朦朧定讞然而亦危甚矣脫非有禱神之舉遠猷能不斃於杖下哉慎之又慎事乃得白不至枉刑宜先科左氏以背夫改嫁之罪毋再拘繫圜其奸夫張洪則俟緝獲另結庶乎案無留牘而懲創有資也爰書之以告天下折獄者

書李綿笏

盜蹠爲柳下惠兄蹠之盜無損於惠也兄盜而弟乃聖亦有弟盜而兄則儒不惟儒也且惡弟與弟之子爲盜而夫婦閉門絕粒以死若今海州之李綿笏者異哉其爲獨行君子乎

張肥堂觀察以書告予曰綿笏居海州之港河鎮西圩莊兄弟三人仲綿璧叔綿墀而綿笏則伯也璧與墀爲農夫獨綿笏業儒研究程朱之學性狷介經硜自守不妄取人一錢娶張氏士人女相夫能嫻禮教生子大鐵綿笏自課之魯鈍不肖其父家無恆產恃筆耕以餬其口張氏則藉鍼紉佐食蕭然環堵殊自得也咸豐初海州數遭水患至三年歲復饑饉盜賊蠭起厥弟綿璧與弟之子朝國皆從村民以劫掠爲事其兄非之力阻勿聽乃歎曰弟與弟之子爲盜而吾不能禁將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哉遂率妻若子鍵戶不出終日不食

璧與朝國遺以粟佛然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若等粟從何
來乃陷吾以不義耶揮諸門外恐其再相擾也瑾戶塞竇以
絕之閱四五日鄰人閔其餓也啟門而饋以食拒弗納蓋以
其亦盜糧也或勸之曰子夫婦旣若此盍令子出丐以全宗
祧乎綿笏泣曰大鐵年已二十有四若令出能必其安於丐
乎蹠而生不如夷而死也鄰知說之不可奪其門委粟於室
劫子以出夫婦已餓不能興姑聽之無何綿擗歸視則兄與
嫂皆死矣粟猶在室遂藁葬之綿笏年五十八張年六十二
大鐵今尙在年四十餘寄養於沔陽張氏姊夫之家肥堂曰

若綿笏者其行誼高出於陵仲子之上將表其閭卹其子以爲天下風願吾子傳之予嘉盜兄之爲儒者夫婦死得其正而吾岷堂發潛闢幽殷然以扶持世教爲念夫亦何可多得也耶

書丐

人至於丐爲四民所不齒曷異乎異乎其可以無丐而丐也異乎其可以無丐而丐而棄親弗養拋室家弗顧也天下有此丐乎曰揚州有之丐木氏家頗裕父母在堂爲娶妻貌甚美生一女丐少不治生但喜與乞兒爲伍一旦亡去莫知所

之數日後其鄰聞塗人言木家兒行乞於市矣乃告其父母
招之歸則蓬首垢面衣草衣赤雙足儼然丐也父怒而訶母
撫而憐妻則爲具盥沐著衣襦冠之履之飲之食之禁使勿
出丐夜寢於牀若芒刺在背輾轉難安目甫交睫輒聞耳畔
人言曰爲丐最樂如是者再三竟夕不能成寐天甫有朦光
妻尙鼾齁潛窺父母亦未起乃裸體仍覓草衣著之啟戶而
出鄰人復見其行乞於市訝而詢之丐自言若此歸語其父
母捉之還家旋復遁去父母亦無如之何聽之而已丐於是
不知有父有母有妻與女而遂恆爲丐偶遇妻女外出亦向

之乞食且叱女曰我汝父也兒胡弗呼耶妻若女皆掉頭弗顧許叔平爲夢園言夢園初不之信繼而問諸他人僉曰如叔平言噫異哉管才叔曰是必有因果焉木家兒非癡騃也夢園曰然乎否乎天下之丐於人以奉其親贍其室家者非丐之徒而有丐之行固不自以爲丐也人亦不敢目之爲丐也而茲之棄親弗養拋室家弗顧可以無丐而丐者烏得不謂之奇男子哉

書孝子

庸人而有奇節至行者鄉里間以爲美談萬口同聲嘖嘖稱

道之然非筆之於書必且久而湮沒不彰已是采風者之責也。以予所聞寶應朱孝子不讀書未嘗學問操賤業以奉其親親既沒終身孺慕不衰有爲士大夫所弗能及者是安可以不記耶。孝子何業業蕪髮竭力以事父母父母先後卒盡哀盡禮以營窀穸廬墓三年墓距所居三里許晡往晨歸三年如一日人見其衣不爲雨雪所濡咸異之性尤好善遇窮乏者必有所飲助孝子既老足以自給或勸其改業則愀然曰吾父母當日令吾業此吾不敢忘親而背之也。湘鄉曾文正公合肥李相國過寶應聞其孝皆呼而見之慰勞備至語

孝子曰爲汝請

旌於

朝廷孝子則伏地稽首固辭者再人又高之許叔平曰孝子居界首驛予舟至其地親見之計其年今已七十有五云

書吳定州鮑宗軾

粵匪煽亂忠義豪傑之士起於田間者不可勝數而歛人則有二焉一爲吳定州業梓匠身長八尺有丈夫風好吸淡巴菰手持三尺管鐵也怒則揮之人不敢逼視歛故有攤錢會輸一錢中者得三十五錢摘詩句爲注厥眾若蟻之聚令君

慮召變捕之定州嗾其眾爲難會糧盡則幡然曰吾誤矣請率二千人投効爲朝廷殺賊可乎遂以義練白太守太守納之同治甲子正月寇陷祁門定州以五百人往時定州之友鮑宗軾已先入城禽賊遂復祁門太守歸功定州賞不及宗軾然而定州亦弗受也先是祁門令唐治罵賊死甚慘烈城復獲其元橋下太守命函首來驗定州憤而呼曰唐使君豈能戴頭來耶平時非行屍走肉者此日猶能腳躡手版見上司耶太守不祭吾曹自祭耳太守不得已強爲一行後獲賊首秦自云頂天侯乃剖其心祭焉宗軾亦歛人少入貲爲知

府既而厭之白銓部除名散黃金結客下逮黜僧以任俠名復慨然曰讀書擊劒兩不可廢予當爲膠庠中人試童子軍冠其曹再試食餼聞定州悔過赴義乃號召二百人往攻祁門以爲之助時賊酋所謂頂天侯者雖踞城軍無紀律脅從者潛散去宗軾分其人作數隊僞爲負販者丐者筮者鄉民歸降者賊啟關聽其入不之疑俄而鉦鼙暴作伏者四起拔幟一麾頂天侯已就縛矣事平散其人於鄉里無一餼於官者董策三爲予言許叔平曰予曩在歙所聞相仿鮑尋死吳亦未竟其用 舊史氏曰若兩人者厥功甚偉而不聞於 朝是

誰之咎歟予故連類書之以告天下後世以待修史者之采擇焉

書大力僧

僧非僧頭童似僧人遂僧之而實非僧僧甘泉人以罪繫獄論徒三年期滿自髡其髮備於泰興朱先生家先生爲銘盤之大父行銘盤告予先生家巨萬畜牛馬數十頭僕從以百計而僧廁其間貌不逾中人眇一目然絕有力操作倍諸傭終日不言不笑人目爲癡一日偕諸傭牽車渡河車載甚重橋小慮不勝將趨他徑僧顧而嘻曰若輩今日方識乃公耶

以兩手提兩車背徐行而過橋木不少動搖眾以是奇之又嘗戲以碌礪架於樹顛次日築場者索之不得方欲告主人嗣知僧之所爲也羣齷僧乃援以登手持兩碌礪飛舞而下植於地神色不變其他類此者不可勝紀聞先大父言方子曰僧之獲罪也其殆以大力歟不然奚爲而髡奚爲而傭奚爲而不言不笑人癡之人旋奇之脫非賈勇示人誰則知其大力者大力而不僧也大力斷弗安於傭也大力而不傭也大力斷弗樂爲僧也吾惜其僧吾猶幸其傭

書高先生

朱生曰高先生湖北人忘其名善技勇教授子弟故咸稱高先生云先生軀幹短小傴僂若不勝衣又有痰症竟日咯咯作欬聲初不知其技也一日坐古牆下紉衣牆忽仆輒集於背則徐起以兩手分格之輒皆墮而手與背不少傷又嘗觀武弁較射高故立馬道中馬突至亟以左手扼馬首馬僵不行圍人趨視之馬血被面鼻骨且斷矣眾卒怒而禽之高在前緩步眾卒在後急追之十餘里終弗能及高自言少時受師術自謂無敵矣一日過吳門見一售技者乃弱女子心輕之輒前搏之女子從容以右手削高臂痛不可忍歸而臂腫

如瓠多方醫治乃瘥由是不敢自衒其勇垂老爲衣食計不
得不教授子弟也方子曰高先生自謂無敵曾不能敵一弱
女子天下安有無敵者哉恃其無敵鮮不敗者於此可以悟
自強之道

書丐翁

翁不知何許人以軍功仕至游擊一旦忽棄官而丐於秦興
性嗜酒終日沈湎乞得錢輒向酒家沽手一缶且行且飲盡
則復實之有時向人說從軍時事以故知其爲游擊也數從
羣兒戲舞竹竿作戰鬪狀以爲娛樂然絕不肯道姓名醉則

拉眾丐躋城南之樓歌呼烏烏聲震屋瓦夜則卧延祐觀廡
下竟夕長嘯識者異之以爲烈士暮年之所爲也又嘗冬日
獨行於野得遺金甚巨封識宛然似市中掌會計者所爲翁
嗟咤曰是區區者不足以生我而足以死人也遂俟覓金者
至返之酬以金不受聞者異之朱生言 舊史氏曰武弁作丐
豈以酗酒無德見擯於戎幕耶不可得而知也人謂翁入於
丐翁方自謂吾隱於酒雖丐庸何傷丐亦人也丐而有道足
媿夫不丐而有丐之行者丐而無丐之行烏得目爲丐哉還
金一事不丐者往往難之而乃出於丐也而乃出於嗜酒終

曰沈湎之丐也丐非丐已吾故翁之

書陳令君

陳均遠字竹籊四川某縣人官湖北監利縣有折獄才民被盜來訴問盜何人曰某信局之走卒也信局者賈人挾重貲至通都大邑賃一廛以居爲人郵書並致朱提憑片紙爲券俗以是稱之令君拘走卒來一訊卽縱之去民不服曰民親見其踰牆而入室而劫財物去而令君縱之耶民賊不復得矣令君笑曰汝無然會須還汝賊越數日果得真盜其貌則亦一走卒也民大駭令君曰無異也某信局爲四方商旅轉

運之所而所備走卒則往來持質劑關會跋涉數千里外終歲出入無慮數十百萬其事至重烏有不擇人以充役者汝昏夜倉卒誤認耳然吾卽因是以識真盜民乃感服粵匪由粵西犯湖北所在戒嚴有投匿名帖於監利者曰某某於某日時同舉事撲荊州又有揭於荆州市上者曰監利某某同於某日時舉事人情洵洵將軍急檄令君星夜掩襲盡殺之令君察帖中人皆富賈也微服往斂其門相見輒出檄眎之咸號呼稱冤求援掾令君曰子果欲邀功爾輩家屬數百人皆不得生矣然茲事大不可以空言解釋必得左證乃已因

盡攜歸署中閉門細鞠之曰平日得毋有怨乎眾曰某等皆
良民未嘗敢毒於人曰果爾則斯言胡爲乎來哉一老者忽
曰有之數歲以前寺僧某不法羣牒於官斥出之得毋是乎
令君檢故牘則帖中人某某名具在急拘僧來一訊而白遂
告將軍杖殺之而盡釋被誣者後調江陵以軍功擢司馬秀
水楊象濟曾記其事 舊史氏曰一獄使他人斷之度一走卒
與眾富賈無不死者卽死而其冤終不得雪也甚哉陳令君
之明也準乎情酌乎理斯有以正其誤而破其奸惟能虛心
故不枉法今天下爲民父母如令君者有幾人哉

書李姬

李姬字小玉揚州人郡陷居棠湖年九歲隣有吳媪者誘其母墮平康中以姬爲奇貨命之曰眞珠滿洲某將軍來督師欲以千金致之姬時年十三語人曰妾以養母故鬱鬱居此有能養吾母者吾事之不然則彼巍巍者豈能奪吾志哉且某將軍必敗不數月而某將軍果敗選人胡生聞之傾橐爲養其母且將以五百金脫其籍顧無所得金挈姬之高郵將謀之同事者而吳媪復誘其母逼姬南去姬度事且中變謂生曰妾君身也今不難以尺帛繫君前恐更累君請爲君鼓

琵琶一曲君毋念妾矣倘念妾猶有母在遂去去三日卽以
鳩死生聞大痛爲立位於室朝夕醑祭之且卹其母如生時
舊史氏曰予聞某將軍蓋負腹而尸居者督師之日炎炎隆
隆羣趨若蟻令出莫可誰何乃小女子能卻千金之聘且逆
料其必敗吁洵有識已顧明於此而昧於彼失身養母抑何
愚耶然而身旣死矣猶以母屬胡生不得謂非孝也若胡生
者弗以女死棄其母則尤出乎常情之外是某將軍所斷不
爲者董策三義之屬爲之記

書梁生

泰興陳公啟文字虹江官開歸陳許道性廉介不可干以私然見沈抑者必起之一日閱文書見字畫甚端整心奇之詢僕人曰傭書者梁某所寫也則亟召梁生至詰以曷爲傭書曰母老家貧藉供菽水耳公卽留生署中讀書遺金養其母教以文字數年之間斐然可觀公尋獲罪譴戍烏魯木齊一時賓客無願從者梁生曰嗟乎天下焉有受人深恩而不思圖報者乎毅然請與公偕在戍六稔公賜環甫得歸梁後登賢書成進士佚其名河南祥符人舊史氏曰朱生與陳公同里知其事爲予言之非陳公不能知梁生非梁生不能報陳

公天下多陳公顧少梁生其人者爲可歎也在陳公當日初無望報之心而好士憐才出於天性梁生固矯矯不凡平日不甘與賓客爲伍洎乎患難相從久而弗懈天若特令陳公遠戍俾得以教梁生讀書成名識者兩賢之予尤賢梁生以爲天下風

十月初十日夜書事

蚤作夜眠人事之常夜而不眠僕僕道途奔走數十里所欲到之處不能到所願見之人不得見所當休息之時不獲休息身爲官縛聊記之以自嘲焉是夕也夢園子方招友人持

整賞菊酒興正酣而滬上書至瓜洲書至佛感洲書又至皆
言制府沈公自閩中抵上海卽啟節赴金陵同人約予往迓
於焦山不覺敗興有負含黃伯匆匆呼飯登輿出郭行時則
碧空如洗皎月半輪挂於中天微風不寒林木未脫予坐輿
中私計送迎乃俗事而遊山則爲韻事今夕兼之沈公自山
左道上一別十數稔來爲長官度可以直抒胸臆指陳利弊
退而過三詔坊訪芥公話退院之樂襍被就松寥閣宿山中
故有菊明日賞之終勝於寶米齋也旣踰施家橋輿夫輒迷
路不知所嚮倩農家子導以往迂迴迤邐竹樹蓊鬱村犬亂

吹殘月西墮始達都天廟打門徑入詢老沙彌則云向夕制
府舟已泊山下有人見之亟趣奴子渡江覓紅船子秉燭以
待寺僅三楹荒陋湫隘殿東西卧客滿斲齎盈耳自丑刻入
寺危坐幾兩時許奴子甫歸則云制府未登山舟泊於佛感
洲畔恐明晨卽東下因復登輿折而之西天色將曙聞嗚嗚
之聲不絕抵義渡口登紅船而竹庵觀察之舟適至相見訝
其不眠曰昨與彥徵追制府舟不及到此夜深未得見制府
制府之舟啟碇矣頃所聞嗚嗚者是也無何而朝傑軍門船
亦來朝傑舟速得見制府早入睡鄉拉之起朝傑仍招予遊

焦山予以竹庵將往白門且竟夕不寐罷於登頓固卻之捨舟而陸朦朧間越紅橋而北抵鈔關門天未午旬當公事畢偕小松福山手談告叔平才叔以夜來事叔平曰是不可以不記也侵尋天暝問庖丁八跪尙多烹而啖之佐以粵友所餉荔枝酒陶然就枕領略黑甜真味曹騰竟夜向曉披衣兀坐迴念昨勞今逸未免黃花笑我也書眎許管兩君以見老作朱餘者之困於冠蓋弗能解脫逍遙詎若山中芥公蒲團入定閉門謝客也耶

書李東來夏老鼠

東來字東萊泰興人貌甚寢凹面頭禿髯磔磔若鼠然善擊刺與武人角罕出其右人咸憚之會土匪竊發將犯泰興有司募人運百礮城上爲防禦計礮陷土中十餘人不能出或薦大力者曰王某某至則兩手提礮再上之挾以登及半李旁觀哈曰是賁育耶眾遂愆李李乃取王所挾礮投城下徐徐挾礮以躍輕於飛隼顏色不少變眾愈奇之而倡亂者稍聞之大驚皆散去事遂解李嘗爲富商大賈衛舟車輜重綠林豪客遇李至輒引避一日駕百艦行大江中時日已暮忽有數人自水底躍登舟體無寸縷拗足半拇立船側呼李

出曰與若約若能推我下船我亟去不者舟中皆我物也李
大怒奮足蹴之兀然不少動李大懼方皇皇間歛有自後舟
躍入李舟者貌如童子軀幹短小而神色精悍李益懼其人
則於船頭跳躍作旋風舞猝以兩足倒踏豪客項一客墮眾
客皆墮遂以免李謝而詢姓名曰我夏老鼠也與君同里君
不我知耶李詰其術曰彼拗足者皆力千觔公足力半之奚
以敵我翔躍以炫其目然後出不意踏其項故能勝也李善
歌詩與鄭進士克柔相交由是知名朱生爲予言子重惜二
子之神勇若此而湮沒於一鄉一邑之間不爲國家用也

書無名氏婦及邢氏妻

于漢卿言咸豐庚申四月賊陷姑蘇郡人張侃如將逃之崑
山中途遇羣賊入村懼爲所覘顧村後林莽間有孤廟潛往
避入登神龕跨跼神象之側藉幃幌自蔽倉卒忘鍵門方欲
出龕聞門外有人聲不敢動自隙窺之見一中年婦攜一女
子踉蹌奔入張皇四顧忽一賊被髮握刀闖然至見婦返身
闔戶復入插刀於柱遽前擁婦女子已戰栗仆於旁婦嘻謂
賊曰儂已無所歸幸遇將軍愛儂當盡將軍歡賊喜而撒手
婦作解帶狀目眎地曰此儂小姑猶處子將軍乃忍棄之踞

而揚其面賊踊而近婦一手褫女子衣一手曳賊蹲賊持女子足方踞而伏婦返身蹲其後力擁之曰儂爲將軍盡歡賊忽狂吼躍而起婦仆賊亦仆侃如震悚自龕中顛於地暈絕而蘇張目睨之賊僵卧血泊中刀自少腹貫入僅露柄女子狀若死婦坐於地瞪目喘息蓋婦給賊御女子已故從與之進刃之時卽擁背之頃也侃如恐有賊踵至見前賊死必不免遂不顧而奔侃如後以告予予笑曰子忍且愚矣婦有膽有識詎不能脫子於難顧棄之遁使其姓氏湮沒不彰惜哉又言從弟昌逢之妻兄海陽騎射生邢某世居桑行埰咸豐

九年擒匪犯登州邊入海陽境居民狂竄邢負母握刀妻趙牽牛隨行出村數里遇黑旂隊一賊牽馬而前遽持趙邢怒舉刀將斫賊趙呼曰斫賊不如斫我反刃斫之殊賊駭騎而奔羣賊競奔邢復負母反將往昇妻尸母驚定哀號遽仆而僵邢痛母念妻亦自剄時從弟婦在母家隨眾避難墮山溝豐草中賊過以矛探之刃不及身者屢數賊皆然冥若無覩從弟已下世弟婦矢死守節故宜獲此報獨怪趙氏不惜一死以全其姑與夫顧乃一門慘禍天道何夢夢耶 方濬頤曰二婦之奇烈洵乎其不可及然非有智烏足以成之耶趙氏

尙已侃如不顧而奔婦之脫難與否尙不可知意者其終以智得出虎穴歟卽不幸死之婦則雖死猶生也予故連類記之以媿夫士大夫之貪生畏死覘顏從賊者

閩五月十三十四兩日書事

十三日予校試屬察畢天甫過午坐待月諺將奔忽聞門外有狂呼而至者亟起視之則年丈吳子敬先生渡江訪予予曰玉谿前自潤州歸云年丈期於端陽後來此久之寂然予心訝之屢詢玉谿前數日玉谿忽云得丈書抱病不果來予又心憂之今見丈固無恙也丈曰吾病熱祕下幾與子不能

相見幸服竹漉而瘥吾自知不久將西歸來與子話別謀身
後之需且索子作生挽聯句使吾親見之以爲快子其速招
玉谿來同作半日談可乎語甫畢命奴子呈所攜祝芝山草
書冊徐青藤畫蘭小幅高且園山水巨幀改七薌山水直幅
曰此吾平日心賞者舉以相贈予弗敢卻也曰年丈所需濬
頤必如數以報命年丈春秋七十有八耳聰目明健步如飛
居鐵甕城中課孫讀書之暇日必至茶肆品茶不扶杖不乘
輿蓋得天獨厚而又性情曠達遇拂逆事他人所萬不能堪
者丈則處之夷然視之漠然以故二老齊眉康強純固方將

作文爲丈壽吳敢云挽丈曰否否壽之弗如挽之也日將夕
玉谿始來相與抵掌雄談飯於儀董軒予因約明日再飲月
甫上二老卽歸吳丈曰吾惟晚間欲早眠不耐久坐也十四
日子午飯甫畢吳丈已至齊叟亦來觀予與小松弈予四勝
之再求與吳丈弈丈不許曰吾怯與子戰昨者一局未終丈
卽以手亂之曰吾負矣又索挽句予漫應之曰卽今已是地
行仙到此休論身後事曰二語便佳曷不足成之予亂以他
語二老穿梅而南行柳陰下嬉笑談諧了無倦意亡何龍溪
至而吳丈不知何往龍溪曰頃於肆中見之云少間卽歸飲

夫聖人以動靜樂壽分屬知仁丈則兼之可知靜者固樂動者亦壽卽齊叟今年七十有四其終日哦詩讀畫豪邁過於少年亦非專主乎靜者予於二老益悟言理學之弊云此兩日中予獲與二老周旋觀其行止翛然自得胸次浩蕩海闊天空予雖不敏竊自以爲稍稍近之二老皆樂與予遊而予得以常親二老實爲幸事彼僭夫俗子烏足以知之

書馬氏婦

氏姓周東臺人歸馬氏夫蚤卒婦青年矢志事舅姑以孝聞舅雖田家知禮法閔婦苦節獨愛憐之羣娣妯嫉之遂造爲

蜚語以謗婦久之入於婦耳婦憤無以自明乃請於舅姑廣召族郇焚香籲天舉刀而誓曰婦事舅姑分也不圖人言如是今斷吾指若人言果信當血出不止人言誣當無血眾駭然變色徐勸婦曰子之清白眾所共知何必爾爾且世焉有刃而無血者雖欲自明奚可以此爲誓脫言不驗不愈啟人之疑乎婦曰吾已誓於天矣不可改言已誓然斷二指竟無血眾目共覩咸喑喑曰奇烈哉自是羣議頓息而婦則終不願居於家拜夫之主涕泣辭舅姑入葛家庵爲尼庵素貧眾以婦故爭贖金修葺之婦年七十餘卒丹徒陳孝廉克劬居

東臺久知其事爲予言之予肅然曰世風日下寡廉鮮恥悖
理害義者實繁有徒曾不小女子若也夫婦旣斷指以白於
眾卽令終事舅姑誰復敢詆媿之者而婦心則曰若之毀吾
者固不願吾居此吾與之較不可吾弗與之較亦不可舅姑
重吾而鄙若若必不甘留吾使羣娣奴失舅姑歡不如去吾
使羣娣奴尙可博舅姑歡也婦之爲尼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書蔣心餘先生軼事

朱生曼君言署銅山令蔣君志拔心餘先生之曾孫自言先
生八歲時其族叔某公攜往某寺觀僧設醮禮佛時邑中有

盜劫巨室且殺人鉛山令責役捕盜限將滿猶未獲有新充
役亦被官牒皇遽不知所爲才于廊廡與一役語狀甚感先
生見之呼而問曰若輩不觀禮佛乃戚戚耶曰公子幼何能
爲卽告公子奈何先生固詰以實告曰是不難近在目前耳
兩役駭而問之曰彼新衣而敝屨之僧也曰何以知之曰若
輩言盜事彼輒注目色變口雖諷經而意別有在且吾覩其
鞵底尙有血迹是新以水滌者於此知之眾役立縛僧鞵之
盡吐實白官寘之法先生非常人故少而敏慧機警若此記
之以爲捕盜者法

書某縣丞

將軍德興阿公之駐師江北也縣丞張某賣軍餉數至巨中途挾之而遁將軍怒檄諸軍大索得之將棄市時文登于君昌遂在軍中爲將軍所倚重天甫明于君起盥面僕人以告君擲巾而奔僕人持冠追及之至營門則見袒而面縛者張也行刑者持刀握髮以待君搖手大呼曰少緩少緩則急趨而入見將軍爲張緩頰將軍盛怒不許再四言軍中方需人姑貸之責令以功贖罪仍不許君倉皇流涕跪於地將軍至是意稍解霽色拽之起曰前日吾劾汝汝不跪而今乃爲人

踞足見汝之肝膽諾吾貸張卽俾汝驅策之君曰謹如將軍
命急召張至具牒請褫其職留營差遣後君以慙直觸大吏
怒黜官張方與客飲聞之舉酒狂笑曰天道不爽渠曩者劾
我茲亦爲人所劾耶語未已隔座一人直前批其頰四座皆
驚詢其故客因述君爲張乞命事眾交詈張不歡而散嗚呼
如張之反覆變詐負心昧良人救其死不德之而顧讐之其
異於禽獸也幾希

書徐剛毅公死事本末

予旣爲剛毅作傳以示陳百生太史太史因述公甥吳錦江

之言曰同治二年錦江佐公治文書幕賓許鼎叢鏞等督製
勇衣旂械直粵賊連陷永定武平漳州戒嚴倉卒爲防守計
皆夜分甫寢九月十四日天未明公起立窗外呼錦江告之
曰適得南靖陳令能超中途來書云縣中鄉民演劇滋事實
無賊蹤爾不妨稍寐也公入內錦江亦披衣起至公書室閱
陳令來書天漸明巡捕官持手版立門外問何事云西門外
有擔夫數十欲入城守城委員求見白事錦江入內告公時
王夫人久病不起公方就榻前共啖肉羹麵餅聞錦江言驟
曰賊也索巾未至以他物拭面遽起出見委員亟命時金彪

徐墀帶勇往顧錦江曰吾出矣新募勇二百爾與巡捕點驗
醫來爾陪之公乘輿備馬多從隸役而出將至天后宮與鎮
府聚議也錦江陪醫視王夫人病畢偕巡捕坐堂檐下呼勇
點名勇伺於二門外先呼勇目與語忽龍溪令錢世敘騎馬
而入曰賊至矣吾爲賊所逼來此賊頃刻至矣瞥又見門外
紅旂紛紛入則敗勇也新勇鬪而散蓋徐墀等抵西門而賊
踵至不能遏且戰且卻至天后宮前見公跨馬率隸役與賊
格金彪墀奮力合戰居民隨而謀之或升屋拋瓦以助賊返
奔公逐之時已有賊從他門入者至交衢賊麇集火鎗洞公

腹墮馬倚牆猶手刃數賊賊擁公去金彪衛公亦被斫仆徐
墀旣失公乃回署也錦江急入告女公子城破矣索印懷之
戒勿驚夫人爲公子銘勳易布衫掖之出遇掾吏羅仁燄於
中門方挾文書踉蹌以出錦江曰以公子屬爾爾土人也易
匿羅曰諾掖公子行徐墀牽二馬挾二刀曰賊且入閣署靡
子遺矣尙有潰勇二十或可護持夫人女公子以出也乃分
錦江刀與馬靡殘卒出署出卽遇賊衝之賊果退市人稍稍
附之賊退至西門登城上時有輿夫相從者錦江令回取二
竹轎昇夫人女公子出吾據此門以待城上賊見無後繼因

下擠之錦江等退數武取市人几案牀榻塞於路挾火器拒之旋擠旋退火器盡遂不支返走賊追之鉛丸欵穿錦江肩初不覺但覺身搖搖墜地暈絕與徐墀相失許鼎者浙人其妻亦居署中從王夫人女公子陳嫗避暑側輿夫舍中舍有小樓扃戶去梯屏息其上時民家皆閉門無敢出者俄而聞刀斧破扉聲俄而聞一室號哭聲賊入也亡何眾聲俱寂賊殺人盡也先聲後寂比戶皆然漳俗患水水至則升屋避之今避賊亦升屋賊走屋上捉人過所匿樓角夫人知卒不免俟日夕扶女公子陳嫗入複垣中署故有複垣兩重人罕到

唯干掇者行其間有土神祠一祠旁桃樹一夫人取帶結纒
女公子以脰就之夫人陳嫗共絞之既絕復解帶繫樹上兩
端各爲纒夫人縊陳嫗亦縊公既爲賊所得抗節不可屈作
絕命詩二章書壁上又書壯志未酬君恩何補取義成仁臣
心千古十六字蓋公撰重修漳州昭忠祠碑中語也又書曰
任爾寸磔吾尸毋傷百姓一人也延至十七日遇害漳浦廩
生朱青雲陷賊中出具得其狀云錦江旣甦匍匐夜出丐食
晝則伏無人處賊從牆上擲以瓦起而遇賊脅令提雞鷺囊
米隨行行緩一鷺墮地方拘之又一雞飛去前賊揮手曰不

要旁一賊過目之亦曰不要以刀橫斫刃入額骨寸許又仆而絕面血潰地須臾更蘇強起復匿數日終爲賊得編入館館中賊索獻花邊花邊者番銀也錦江獻之免死陷賊中十七日得脫至厦門許鼎夫婦皆出羅仁餓亦至詢公子所在則云方出卽擾攘失之矣踰年漳州復錦江入城求遺骸依許鼎妻所指複垣中得夫人女公子陳嫗骨三具夫人久病不髻而辮辮末單縷束之尙寸許未腐與他辮髮絕異女公子繡履餘豆許可辨又無他骨相孱均收而殯之公骨獨無知者懸賞募之或言在某所或言在某河中搜覓或不得或

骨多莫辨嗣有皖人某者以工八分書游閩中嘗投公以楹帖公酬以八金城陷入賊館是日聞館中人語今日殺徐大人或嘖嘖言徐大人清國忠臣也某私念曩受公惠時雖未謁公會於輿中望見之猶可識因佯謂眾曰旣忠臣盍往觀之相隨至鎮署柵欄之側羣指一伏尸白番布單衣跣足者曰徐大人也其首傳示他處矣後每出入輒見之無收者久而衣肉腐化白骨暴露偶念曾受公惠力不能葬公姑藏骨一節以爲他日驗因檢骨之最長者一節裹歸置米囤下無人知也城復乃詣錦江言曰吾感私恩閔忠義不願得賞且

當時未見公面亦不敢必其是某街某屋門幾重屋某向米
圍在焉米下席席下木槩槩下骨也偕往視之則蕩然焦土
徧覓之果得焦米片席殘木如掌大木下骨裂而爲三非長
節矣亦以小櫝收之附番舶渡海北歸夫人女公子陳嫗皆
以骨葬公以衣冠葬別瘞骨爲疑葬焉太史又曰初粵之潮
嘉與閩之漳龍世尋仇潮嘉劇寇李阿四尤張甚龍巖則客
戶採茶者結寮山谷間以萬數時出爲盜謂之茶寮匪公下
車之始李阿四竄閩結茶寮匪焚掠屬邑殆徧公督剿殲其
眾唯阿四跳入粵當事有誚公縱寇者公卒募人越境入山

中捕得阿四誅之當事亦不謂功也金陵復粵賊由江西犯
閩破數縣省垣岌岌巡撫徐清惠公疏請以公督全省軍務
駐延平收復各縣大敗賊於杉關賊始不敢窺閩改道竄粵
而當事不以上

聞及公授命猶判牘尾曰徐道賴有一死軍務非其所長夫
烏知公固皖豫間百戰之將哉履任才十日兵單餉絀外援
不至城亡與亡顧乃以此繩之彼按察使張公老於戎行提
大軍乘勝轉戰而前者又將何如哉或又謂公誅李阿四過
當致其餘黨甘心於公此尤無稽之談也公辦鄉團駐泰州

時嘗以中元設盂蘭盆祭皖中諸死事者使寶爲文祝之公拜且哭語寶曰功業爵賞皆俛得耳唯廟食不可倖曉峯起布衣叨

國恩致位方面吾願足矣所望止在一死吾爲將久殺戮過多矣能壽考死一也或泰山或鴻毛吁可畏哉公方要寶同入閩曰他人助我手足者比比也唯君能助我心一旦遇大事若無正人在側此心一搖殆矣因起步庭中視月下睥睨歛歔欲絕及其之漳州也宗人置酒爲餞公獨處分身後事

說

朝廷贈卹典禮終夜不輟或私詫以爲不祥噫公之忠烈根於天性而志堅識定行卒踐之世固有畏憚僨覆乞哀於白刃之下求活不得後之人緣飾美辭竊

朝廷飾終之典者矣以視徐公直虎豹之與雞狗也太史之言若此予嘉太史能述公一門死難情狀以補傳所未載而又深訝夫羅掾挾公子以出乃復相失竟使忠臣無後胡彼蒼不仁若是也嗚呼

書陽羨女子

女子宜與人佚其名氏或曰氏陳貌娟麗年十九遭粵寇之

亂依母兄渡江而北中道兄病沒母挈女之泰興僦城中葛氏屋葛故市井無賴子豔女而居之女善丹青鬻之以供母顧屋隘鄰葛室葛伺隙挑之女守禮自閑凜乎不可犯葛終欲得之以爲快女固已字人懼而白諸母母亦虞之將他徙女所居屋四圍樹桃花時朱霞半天儼然圖畫女雖花弗出也葛既不能得女銜甚飛語中女女聞而大悲泣告母曰兒無狀竟以不肖玷家聲無以自明唯有一死母禁之不可女死年餘母亦死女死正月間是歲桃不花逾數年桃終不花蓋女所感云或曰女工詩有淚痕灑上桃花樹要比焉支十

倍紅之句亦可哀已曼君爲予言予每聞友朋說節烈事必著於篇天下賢婦才女奇節苦行其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知而弗傳夫豈君子之心耶